

Research on Networked Individualism

Shanhong Zhu^{1,2}, Lei Zhang¹

¹) School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Xinxiang University, Henan, China (14878670@qq.com)

²)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Softwa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China (zshazhu@163.com)

Abstract—With the popularity of the Internet,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relation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networked individualism arises at the historic moment, this article analyzes from the background of networked individualism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tworked individualism and so on, and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n society, and probes the application of networked individualism into example, and prospect The future.

Keywords—social relations, networked individualism, society

网络化个人主义研究

朱珊虹^{1,2} 张磊¹

¹) 新乡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新乡, 河南, 中国

²) 武汉大学国际软件学院, 武汉, 湖北, 中国

摘要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一种对社会关系结构的全新理解, 不同于传统的——网络化个人主义应运而生了, 本文从网络化个人主义的产生背景, 以及网络化个人主义的特征等方面进行阐述,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对社会的影响, 并对网络化个人主义的应用进行了举例和展望。

关键词 社会关系, 网络化个人, 社会

1. 引言

网络化个人主义是一种对社会关系结构的全新理解, 指的是社会交往的单元由群体变成了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个个体, 或者说是社会交往的单元由群体变成了负载着多元的、交叉的社会关系网络的个体。“网络化个人主义研究”来自英文 network individualism。它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 它不仅代表互联网, 还指非正式组织和链接起来的人群; 第二, 主要指的是接入网络或者以网络形式传播和覆盖; 第三, 表示一种新型网状结构和网络化的过程。是内含着人的感性和理性的物质活动和认识活动的实践, 二者相互交织形成了当前社会性世界的根本特性, “网络化个人主义”概念中的“网络化”不仅指互联网技术, 而且指社会关系网络。而且确实和互联网通信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有紧密关系, 互联网技术反映和促进了网络化个人主义的发展。与网络化个人主义相应的是“网络化社会”, 即由网络化个体相互联结形成的社会[1]。

2. 网络化个人主义产生背景

2.1 网络出现之前的影响

早在网络产生之前, 就已经存在了能够反映和促使从团体到网络的变化趋势的社会、经济和技术现象。生育控制, 允许自由离婚的法律, 夫妻两人都工作的家庭的增多反映了并促进着家庭生活和社会交流从地点到地点到向人到人的转移趋势。住宅区和工作区的分割, 意味着人们和社区中的同事交流的时间更少了, 通勤时间侵蚀了社区交际时间。高速路的建设、汽车及航空运输的普及和便宜的长途电话使得人们能够更加频繁地与远方的亲朋好友进行有意义的交流[2]。

2.2 互联网产生的影响

互联网并非一个自足的系统。与其说虚拟的互联网替代了真实的面对面的交流, 不如说他是个体运用各种手段与亲朋好友建立联系的行为, 即个体网络化现象的延伸。[3]互联网技术是被整合到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新的交流方

河南省科技厅项目 (基金号: 132300410405, 1333020005)

式，线上和线下的社会关系网络是整合一体的，都是“真实的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整合使得互联网技术产生后发展出的一系列关系可以被整合到该技术产生前就已经开始的“网络化个人主义”趋势之中。

互联网技术使得人们越来越多地和异质的、多元背景的他者交流，多重团体之间建立者连接，等级变得扁平化。^[4]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以跨越群体边界进行交流。人们不再只和某一个群体发生联系，而是在工作中或在社区里和众多的他人进行互动。人们的工作和社区关系网络正在弥散开来，群体边界变得松散、模糊、多有重合[3]。

移动互联技术使得个体与个体的交往进一步增多。人们减少了通过连接在某一固定地点的电话的交流，而更多的使用手机。个人化的发展，无线便携技术的进步，无处不在的网络入口使得“网络化个人主义”成为了交流的基础。因为联系现在是直接指向个人而不是地点。电脑和移动互联网支持的交流是无处不在的，不固定于某处。不管个体身在何处——家里、旅馆、办公室、高速路或购物中心，他/她都可以作为个体被接触到。个体本身变成了关系的门。

3. 网络化个人主义的特征

3.1 网络化个人主义操作系统特征

网络化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全新的，类操作系统的社会组织运行方式。

首先是因为网络化的个人主义描述了人们联系、交流与分享信息的方式。同时，它还反应了今日的交流多在各类操作系统（包括手机、电脑）上进行的方式。这种社会的组织方式，与大部分的电脑和手机的操作系统一样，是非常个人化的。个人是所有交往的中心，而个人又在同时与不同的对象进行不同类型的交流。其次是因为网络化的个人主义描述了人们联系、交流与分享信息的方式。网络化个人主义与操作系统有多个可类比的相似之处，包括：个人化（personal）、多用户（multiuser）、多任务（multitasking）、多线程（multithreaded）。其中，个人化指的是个人成为了自己的社交中心，交往的方式更为个性化，就像操作系统的个性设置一样；多用户指的是人们可以同时与不同的人进行交流，并且相互影响，就像操作系统可以进行多用户登录；而多任务指的是人们可以进行不同的操作，就像操作系统可以完成多种不同的任务；多线程指的是上述这些任务可以同时完成，就像操作系统可以同时打开多个窗口一样。

3.2 网络化个人主义的碎片化特征

在英特网出现之前，网络化的个人主义就已经出现，但是网络的出现加速了个人主义的扩展进程。它撕裂了原有的地缘等社会联系，使得“个人”成为了交往的核心。要求人们拥有全新的交往和处理问题能力。人们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采取更多多样化的手段和方式来进行交流。每一个人都是关系和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人们作为个体而不是家庭成员、工作单位员工或其他组织成员的形式相互保持着联系。每个人运行着一个分离的、独特的个人化的关系网络，而且能在多个子网络中根据自身需求快速转换。互联网和其他新的通信技术正在帮助每个个人来制定他们自己的个性社会关系网^[5]。

4. 网络化个人主义对社会的影响

4.1 网络化个人主义的社会凝聚力

“社会凝聚力”指社会中人们的关注内容、思想和行动的同质性程度。高凝聚力的社会中，成员有比较相似的价值观念、共享的社会目标及与之相适应的行为。“网络化个人主义”对社会凝聚力的影响，表现在如下方面，其一：使得个人冲破群体界限，成为信息交换网络的基本单元，每个人都处于多元的、个性化的网络之中。这种社会形态既有可能增大社会凝聚力，也有可能使社会连结趋向松散。其二：借由网络技术的跨国、跨地区的传播，和人们对搜索引擎等平台的依赖，越来越多的人会被吸引到相同的事物上或是共享某个兴趣，这使得在一定范围内（比如一个国家、一个语言区等）个体的网络的部分会具有很大程度的同质性，这进一步使得人们所关注的事物和所持有的态度也具有同质性。其三：可能增强个体交往关系的密度，便捷的技术能克服距离、时间等因素大大增加人们交往的频率。

4.2 网络化个人主义的公民政治行为

“公民性”（citizenship）指个体的政治属性，即作为一国的公民的个体对地区和国家正式的关注程度、政治倾向和政治行为等。

“网络化个人主义”可能增强传统上的以民间组织为纽带的公民政治行为。这是因为这些群体可以通过新的技术来克服地理因素的限制联系更广范围内有相同想法的公民，共同应对某一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参与这些团体的公民具有高密度的网络，且他们可能延续传统民间非政府组织的趋势，关注一些本地的、社区性的问题。

另一方面，“网络化个人主义”也可逐渐替代和改变以往以团体为单位的公民和政府的博弈方式。在新的“网络

化个人主义”时代，公民可以直接和政府发生联系，而不一定要通过有组织的行为。与之对应的个体可能出于更加松散的网络中。这些公民不会全情投入到某个运动中，但是可能在某一个关心的问题上参与与政府的互动。在这样的环境下，被关注的问题可能是被以往注重本地利益的公民团体所忽视的一些超地区的、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和系能源等。针对公民参与政治行为的方式的变化，政府也需要做出一系列的应变。从传统的习惯于和等级制的组织打交道的方式转向越来越关注公民的个体性的需求。在将来，政府本身的组织形式就可能从传统的、界限分明的群体变为网络化的组织^[6]。

5. 网络化个人主义应用实例

实例 1：在人们买了一件商品之后，他们可以对于自己的购买经历发表评论，给刚买的东西评分，使用个性化的标签来标明这件商品对自己的意义，并且在其他提到这个商品的博客或新闻网站上发表评论。然后，他们的参与行为就会帮助到那些后来发现并看到这些评论的人。

在这样的例子当中，网络化的个人所有的社交网络中被加入新的一层——“观众层”，它紧靠在弱联系层之外。在这一层中，即使是陌生人也可以扮演建设性的角色。

网络化的个人可以依据他们个人、他们的兴趣、甚至他们的疾病来创建新的社区，不论线上、线下，或者两者的融合。他们也可以利用例如微博这样的社交媒体来发现与他们有共同之处的人，并和他们发生联系。

实例 2：Peter 和 Trudy 建立了一个关于爵士音乐家 Kurt Elling 的社交圈。他们领导着一个关于 Elling 的会议，发布文章、新闻、评论和个人信息。同时，他们也在其他人的博客上撰写支持性和提供信息的评论。他们非常努力地保持着这个 Elling 网络的活跃。网络化的个人不仅参与社交网络，同时也在这些群体中扮演专业化的角色。许多人际关系是建立在一些特点上，而非这些人完整的性格。比如，一个涉及个人健康的社交网络可能包含着家庭成员，邻居，同事，线上和线下支持组织的成员，专门在专业的文章和医疗报告中搜集相关信息的人，和一些可以提供帮助但并不熟识的人。穿梭在不同的关系和圈子中，网络化的个人可以依据自己的喜好，信仰，生活方式，职业，兴趣等个人特征来形成自己独特的多重身份认同。比如，网络化的个人在不同环境中可能同时是爵士乐迷，咨询师，研究者，可持续发展的提倡者，软件设计者，和朋友。而无论他参与怎样不同的圈子，他仍然是他自己。在参与多个圈子的同时，一个人始终保持一部分最核心的自己。网络化的个人使工作组织分布得更加分散。网络和移动革命使得远距离的协调与控制成为可能，于是货品与服务可以

来自很多不同的地方。文档和图样成为了网络上的附件或者储存在“云”里，使得人们可以从任何地方获取。手机和可以使用无线网的电脑造成了工作者的分散，他们可以在家，在路上，在咖啡店里和别人连接^[7]。

6. 结论

对于网络化的个人来说，家庭和工作以前所未有的形式交杂在一起。这个相互渗透是双向的。一方面，人们将工作从办公室带回家去完成，或者干脆始终在家工作。另一方面，新媒体将人们和他们的工作捆绑在一起，使人们在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无法只是把工作抛在身后。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Katelyn Y. A. Mckenna, Amie S. Green. Virtual Group Dynamics. *Group Dynamics: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2002, 6(1): 116~127
- [2] Katelyn Y. A. Mckenna, Amie S. Green, Marci E. J. Gleason. Relationship 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what's the big attraction. *New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002, 58(1): 9~31.
- [3] Thomas Koerler, Rudiger Trimpop. Self esteem and Self reference in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04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PA, Toronto/Canada, 1996.
- [4] Lai Haixiong Guo Jianzhong. Internet and college student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obstacles analysis. *China power education*, 2002, 01: 40~65.
- [5] Benoit A Aubert, Barbara L Kelsey.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rust and performance in virtual teams. *Small Group Research*, 2003, 34(5): 575~618.
- [6] Jeff Miner. The decline of conversation. *The Futurist*, 1999, 33(2): 18~19.
- [7]] Marilyn A. Campbell. Cyber bullying: An old problem in anew guise? *Australian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ling*, 2005, 15(1): 68~76.



Shanhong Zhu (1982-) was born in China in 1982. She is working on towards PhD degree in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Software at Wuhan University. She is employed as a Lecturer in Xinxiang College, where she is now a director in Computer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omputer multimedia, virtual reality application, embedded system and application, home automation, computer communication and so on.